

東坡書傳

九之十一

			二	漢
		一	九	書
		三	九	門
八	六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二	漢
七		〇	
三		一	書
函		四	
九	八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14
冊數	8 (5)
函號	273 12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東坡書傳卷第九

周書

泰誓上第一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

誓三篇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即位

而不改元十一年喪畢觀兵于商而歸至十三

年乃復伐商敘所謂十一年武王伐殷者觀兵

之事也所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者十

漢草文庫

三年之事也。而并爲一年言之。疑敘文有闕誤。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天子有友。諸侯之義。冢大也。御治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孥戮湯事也。而罪人以族。則爲紂罪。賞延于世。舜德也。而官人以世。則爲紂惡者。湯之孥戮。徒

言之而不用。舜之賞延。非官人也。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或曰。武王觀政于商。欲紂改過。不幸而不俊。若其俊也。則武王當復北面事之歟。曰。否。文王武王之王也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爲二王後也。以爲武王退而示弱。固陋矣。而曰復北面事之者。亦過也。

子淵曰。如紂惡果俊。武王定北面事之矣。封商之說。恐未是。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

安居自若也。

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力均以德。德均以義。則知勝負矣。

受其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

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

冢土。社也。祭社曰宜。

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周書

泰誓中第二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

又曰。玩通章氣。脈絡如貫珠。

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同母兄。而謂之庶子。不得立者。生于帝乙未卽位之前也。以禮言之。當與紂均爲嫡子。而微子長。故成王命之曰。殷王元子。賊虐諫輔。

比干也。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者。其情性。治其夢不亂。

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夷人。平民也。古今傳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括。孔子曰。

又曰朕夢協合
下一步進一步
總見克克之意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十人之中。雖有周召之親。然皆仁人。非以親用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湯放桀而有慙德。今我亦爲之。湯不媿矣。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

角

勗。勉也。戒民無輕敵。寧執是心。曰。我不足以敵。紂。民畏紂之虐。若崩厥角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周書

泰誓下第三

時厥明。

戊午之明日也。

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天有明人之道。明其類德者。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

五常。五典也。狎侮。五典。以人倫爲戲也。

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痛病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

降時喪。

祝斷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滋。廣也。言止取紂也。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

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兵凶事也。以武王與紂，猶有勝負之憂，爲文王羞。是以先王重用兵也。

周書

牧誓第四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虎賁，猛士也。若虎之奔獸。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春秋晉與楚戰，皆七八百乘。武王能以三百乘三百人克紂者，其德與政皆勝，且諸侯之兵助之者衆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在朝歌南。

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黃鉞，以金飾也。軍中指麾白，則見遠。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爲儀耳。故左杖黃鉞，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說。而學者妄

用修曰遊矣西
土一向有無限
奮激之意止悅
慰勞便淡

相附致。張為議論。皆非其實。凡若此者不取。

曰。遊矣。西土之人。

遊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御事。治事也。指此三卿也。六卿止言三。古者官

不必備。或三公兼之。

亞旅。師氏。

亞旅。眾大夫。其位次卿。師氏。亦大夫。主以兵守

門。

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春秋傳。楚饑。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即百

濮也。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

楚者。羌。先零。罕。开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亡。髳

微。闕則知此數國皆西南之夷。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

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

肆祀。所陳祭祀也。祀。所以報也。故謂之答。

言者曰。惟婦言
句為主。正是昏
處。所謂牝雞之
晨也。廢祀矣。親
佞害民皆由

之索
而然即惟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王父母及母弟。皆先王之遺胤。不以道遇之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孫武言用兵。其勢險。其節短。故不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必少休而整齊之。伐擊刺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徂西土。

紂師能來奔者。勿復迎擊。以勞役我西土之人。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周書

武成第五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自往伐至歸牛馬。皆記之。

淵曰此篇叙
先商以後之事
不必考定自然
成文歸馬放牛
華見在而言甲
字昧爽則追叙
之詞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
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士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
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
死。朏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曆也。

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
示天下弗服。

華山之陽。有山川焉。然地至險絕。可入而不可
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阻。歸馬牛于此。示

天下弗服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
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則牛馬不可無。雖
堯舜之世。牛馬之政。不可不修。而武王歸馬休
牛。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不復用者。蓋勢有不
得不然者也。夫以兵雄天下。殺世主而代之。雖
盛德所在。懼者衆矣。武庚紂子也。殺其父。用其
子。付之以殷民。武王知其必叛矣。然必用之。紂
子且用。況其餘乎。所以安諸侯之懼也。楚靈王
既縣陳蔡。朝諸侯。卜曰。當得天下。民患王之無

厭也。故從亂如歸。知伯夫差。皆以此亡。戰勝而
不已。非獨諸侯懼也。吾民先叛矣。湯武皆畏之。
故湯以慙德。令諸侯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
淵。其敢復言兵乎。武王之偃武。則湯之慙德也。
秦漢惟不知此。故始皇不及一世。而天下亂。漢
雖不亡。然諸侯功臣皆叛。高祖以流矢崩。不偃
武之過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
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

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
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先王當作先公。后稷也。或曰。先王。謂舜也。舜始
封后稷于郃。公劉。后稷曾孫。鞠之子。太王。后稷
十二世孫。公叔祖類之子。謂古公亶父也。其子
王季。謂季歷也。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
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又王以虞芮質厥成。之後改元。九年而崩。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
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有道。指其父祖也。

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
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天下有罪而逃歸紂者。紂皆主之。藏如淵藪之
聚鳥獸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

誦亂臣十人。

又曰癸亥至于
商郊甲子昧爽
以後追事之詞
並非錯簡

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
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
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
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
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
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
流漂杵。

紂師自相攻。至血流漂杵。非武王之罪。然孟子
不取者。謂其應兵也。惡其以此自多而言之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商容賢者而紂不用。車過其閭。式以禮之。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非獨以惠民。亦以示不復用兵也。

列爵惟五。

公侯伯子男。

分土惟三。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孟子王制皆云爾。此周制也。鄭子產言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而周禮乃曰。公之地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凡五等。禮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皆妄也。先儒以謂周衰。諸侯相并。自以國過大。違禮。乃除滅舊文。而爲此說。獨鄭玄之徒。以謂周初因商三等。其後周公攘戎狄。斥廣中國。大封諸侯。夫攘戎斥地。能拓邊耳。自荒服以內。諸侯固

自如也。周公得地于邊。而增封于內。非動移諸
侯。遷其城郭廟社。安能增封乎。知玄之妄也。而
近歲學者。必欲實周禮之言。則爲之說曰。公之
地百里而已。五百里者。并附庸言之。夫以五百
里之地。公居其一。而附庸居其四。豈有此理哉。
予專以書孟子王制及鄭子產之言考之。知周
禮非聖人之全書明矣。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
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東坡書傳卷第十

周書

洪範第六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洪範大法也。武王殺受立武庚。非所以問洪範
者。而孔子于此言之。明武王之得箕子。蓋師而
不臣也。箕子之言曰。殷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殷
亡則箕子無復仕之道。以此表正萬世爲君臣
之法。如伯夷叔齊之志也。箕子之道德。賢于微

了九曰洪範一
廟首尾都歸皇
經上

子。而況武庚乎。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爲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也。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朝鮮而不臣也。非五服之外。賓客之國。則箕子不可得而侯也。然則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禹而傳至于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孔子敘書之意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在周而稱祀。亦箕子不事周之意。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隲。升。彝。常也。倫。理也。天人。有相通之道。若顯然而通之。以交于天地鬼神之間。則家爲巫史矣。故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惟達者爲能默然而心通也。謂之陰隲。君子而不通天道。則無以助民。

則新曰。即一祀字。見箕子不爲臣。尚番商祚一錢。

薛方山曰以天
乃錫禹為洛水
書則天乃錫湯
為何兩與乎本
文原不說洛書
此是後儒臆見
况龜文只有九

教五終五事等
乃與兩句等類
禹所自第而實
天啟其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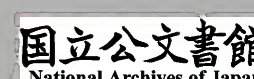
而合其居矣。故武王以天人常類之次訪箕子。
箕子乃言曰。

乃言曰。難之也。王虛心而後問。箕子辭讓而後
對也。

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
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
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汨亂也。九疇如草木之區別也。斁。厭也。執一而
不知變。鮮不厭者。孔子曰。克伐怨慾不行焉。可

謂仁矣。好勝之謂克。治民而求勝民者必亡。治
病而求勝病者必殺人。堯謂鯀方命圯族。楚詞
云。鯀婞直以亡身。知其剛愎好勝者也。五行土
勝水。鯀知此而已。不通其變。夫物之方壯。不達
其怒而投之。以其所畏。其爭必大。豈獨水哉。以
其殛死。知帝之震怒也。舊說河出圖。洛出書。河
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其傳也尚矣。學者或疑
而不敢言。以予觀之。圖書之文。必粗有八卦九
疇之象數。以發伏羲與禹之知。如春秋之以麟



作也。豈可謂無也哉。

初一日五行。

無所不用五行。故不言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趨也。用福極使人知所趨避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五行生數也。生成之數。解見易傳。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

穡。

皆其德也。水不潤下。則不能生物。故水以潤下為德。火不炎上。則不能熟物。故火以炎上為德。木曰曲直。謂其能從繩墨也。木不曲直。則不能棟宇。故木以曲直為德。金曰從革。謂其能就鎔範也。金不變化。則不能成器。故金以從革為德。

土無所不用。不可以一德名。而其德盛于稼穡。不曰曰而曰爰。爰于也。曰者所以名之也。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蓋曰于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也。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為急。故舉味以見其餘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人生而有耳目口鼻。視聽言思之具。中有知而外有容。與生俱生者也。今五事先貌而次言。然後有視聽。已而乃有思。何也。人之生也。五事皆具而未能用也。自其始孩。而貌知恭。見其父母。匍匐而就之。擎蹠而禮之。是貌恭者先成也。稍長而知言語。以達其意。故言從者次之。于是始

而修曰日擊道
存之謂睿故其
字遊曰聲入心
通之謂聖故其
字遊耳故曰聖
人時人之耳目

有識別。而目乃知物之美惡耳。乃知事之然否。于是而致其思。無所不至矣。故視明聽聰。思睿者。又次之。睿者達也。窮理之謂也。貌恭而人畏之。謂之肅。言從而民服之。謂之又。視明而不爲色所眩。謂之哲。聽聰而不爲言所移。謂之謀。致思自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謂之聖。此天理之自然。由匹夫而爲聖人之具也。聖人以爲此五者之事。可以交天人之際。治陰陽之變。山川之有草木。如人之有容色威儀也。故貌爲木而可以

子淵曰此以五
事配五行分屬
精當

治雨。金之聲。如人之有言也。故言爲金而可以治暘。火之外景。如人之有目也。故視爲火而可以治燠。水之內景。如人之有耳也。故聽爲水而可以治寒。土行于四時。金木水火得之而後成。如人心之無所不在也。故思爲土而可以治風。此洪範言天人之大畧也。或曰五事之敘。與五行之敘異。蓋從其相勝者。是殆不然。聖人敘五事。專以人事之理爲先後。如向所云者。其合于五勝。適會其然耳。從而爲之說。則過矣。

先允曰治內之
政六而司寇居
後治外之政二
而師居末蓋教
養兼舉而後嚴
于刑刑刑之可
以無憾諸侯遠
人懷之而後起
不庭則武不為
黷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
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為首貨次之祀次之食貨所以養生而祀所
以事死也生死之理得則司空定其居居定而
後可教既教而後可誅故司空司徒司寇次之
所以治民者至矣然後治諸侯治諸侯莫若禮
所以賓之者備矣而猶不服則兵可用故賓而
後師

四五紀一曰歲

歲星所次也

二日月

月所躔也

三曰日

日所在也

四曰星辰

星二十八宿辰十二次也星辰者歲月日之所
行也此四者所以授民時也

五曰曆數

以曆授民時。則并彼四者爲一矣。豈復與彼四者列而爲五哉。予以是知曆者。授民時者也。數者如陽九百六之類。聖人以是前知吉凶者也。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

五皇極

大而無際謂之皇。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至而無餘謂之極。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道有進此者乎。故曰極亦曰中。孔子曰過猶不及。學者因是以謂中者。過與不及之

間之謂也。陋哉斯言也。曠者之言。不粗則微。何也耳。之官廢則粗微之制不在我也。聰者之言無粗微。豈復擇粗微之間而後言乎。中則極極則中。中極一物也。學者知此則幾矣。

皇建其有極。

大立是道以爲民極。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我有是道五福自至。可以錫庶民矣。

于汝極。

則新曰敷錫正
建極也蓋皇建
非爲一身原爲
天下也

我有是道則民皆取中于我。
錫汝保極。

我有是道則民皆保我以安。我以五福錫民。民以保安錫我。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罔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又曰汝弗能使
有好于而家時
人斯其辜真取
建極也蓋天
理只在人情人
情不能休貼何
以為建極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皇極之道大矣。無所不受。無所不可。苟非淫朋。比德。自棄于邪者。皆可受而成就之。與作極也。有猷者。有謀慮者也。有爲者。有材力者也。有守者。有節守者也。皆可與作極者也。汝則念之。勿忘也。雖不協于極。而未麗于惡者。汝則受之。勿棄也。有自言者曰。我所好者德也。雖真僞未可知。汝則錫之福。則人知爲善之利。斯大作極矣。

虐笑獨而畏高明。則人慕富貴。厭貧賤。利不在
于爲善矣。人之有能有爲。皆得自進而邦乃昌。
雖正人亦有見而後仁。既富而後爲善者。汝知
其不邪。斯可進矣。不必待其有善而後祿也。汝
見正人而不能進。使與汝國家相好。則此正人
亦或去而爲惡也。于其無好德者。所謂淫朋比
德。自棄于邪者也。斯人而錫之福。則汝亦有咎
矣。大哉皇極之道。非大人其孰能行之。嗚呼。此
固硜硜者之所大失也。歟。不協于極而受之。自

言好德而信之。必有欺我而敗事者矣。然得者
必多。失者必少。唐武氏之無道也。獨于進人無
所留難。非徒人得一士。亦許自舉其材。其後開
元賢臣。致刑措者。皆武氏所收也。德宗好察而
多忌。士無賢愚。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
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而陛下以精
失士。至哉斯言也。昔常袞爲相。艱于進人。賢愚
同滯。及崔祐甫代之。未暮年。除吏八百。多其親
舊。其曰非親舊。莫由知之。若祐甫與贄。真可與

論皇極者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偏陂反側。而作好惡。此最害皇極者。皇極無可作。可作非皇極也。去其害皇極而已。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天之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蓋粗有象數而已。禹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此非皆帝之言也。皇極之敷言也。帝以數象告而我敷廣其言為彝訓。亦與帝言無異。故曰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皇極非獨天子事也。使庶人而能訓行。此敷言者。其功烈豈可勝言哉。亦足以附益天子之光明。且能使其民愛其君如父母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不剛不柔曰正直。孔子曰：以直報怨，平安無事，用正直而已。變和也。過彊不順者，則以剛勝之；人治之，和順者，則以柔順之。人養之，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沈潛地也。坤至柔而動也，剛是以剛勝也。高明天也。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以柔勝也。坤六二直方大，乾上九亢龍有悔，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體柔以納臣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聖人之憂世深矣。其言世爲天下則，旣陳天地君臣剛柔之道矣。則憂後世，因是以亂君臣之分，故復深戒之。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將與卿士皆謀及之，其可不擇而立乎。乃命卜筮。

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

曰雨。

其兆如雨。

曰霽。

如雨止。

曰蒙。

如蒙霧。

曰驛。

兆絡驛不相屬。

曰克。

乖相錯入也。

曰貞。曰悔。

春秋傳曰。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卦之不變者。占卦而不占爻。故用貞悔。占者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其謂之貞悔者。古語如此。莫知其訓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衍推也。忒過也。謂變而適他卦者也。卜用其五
占也。于二曰貞。曰悔。此其不變者耳。又當推其
變者皆占之。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既立此人爲卜筮矣。則當信而從之。其占不同
則當從衆。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聖人無私之至。視其心與卿士庶人如一。皆謀
及之。周禮有外朝致民之法。然上酌民言。聽輿

人之誦。皆謀及之道也。

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
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
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
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
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內。祭祀昏冠之類。外。出師征伐之類。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貌木也。其徵爲雨。言金也。其徵爲暘。視火也。其徵爲燠。聽水也。其徵爲寒。思土也。其徵爲風。聖人何以知之。以四時知之也。四時之氣。木爲春。春多雨。故雨爲貌。徵金爲秋。秋多旱。故暘爲言。徵火爲夏。夏多燠。故燠爲視。徵水爲冬。冬多寒。故寒爲聽。徵土爲四季。而風行于四時。故風爲思。徵箕子旣敘此五徵矣。則又有曰時者。明此五徵以四時五行推知之也。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

凶

備者皆有而不過也。極備者過多也。極無者過少也。此五者有一如此。則皆凶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貌不肅則狂。

曰僭恒暘若。

言不從則僭。僭不信也。

曰豫恒燠若。

視不哲則豫豫淫樂于色也。

曰急恒寒若。

聽不聰則曰急急過察也。

曰蒙恒風若。

思不睿則蒙蒙暗也。

曰王省惟歲。

自此以下皆五紀之文也。簡編脫誤。是以在此其文當在五曰曆數之後。莊子曰。除日無歲。王省百官而不兼有司之事。如歲之總日月也。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卿士亦不侵師尹之職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歲月日時相奪。則百穀不成。君臣相侵。則治不明。俊民微而家不寧。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箕好風。畢好雨。月在箕則多風。在畢則多雨。言
歲之寒燠。由日月。其風雨。由星。以明卿士之能
爲國休戚。庶民之能爲君禍福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無疾病。

四曰攸好德。

作德心逸日休。其爲福也大矣。

五曰考終命。六極
極。窮也。

一曰凶短折。

不得其死曰凶。

二曰疾。

多疾病。

三曰憂。

人有常戚戚者。亦命也。

四曰貧。五曰惡。

醜陋也。

六曰弱。

庭劣也。福之反則極也。極之對則福也。五與六豈其盡之。皇極之建則多福。不建則多極。皆其大畧也。必曰何以致之。則過矣。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爲諸侯分器。一篇亾。

東坡書傳卷第十一

周書

旅獒第七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召公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

西方之國。有以獒爲貢者。旅。陳也。春秋傳曰。庭實旅百。犬四尺曰獒。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

則新曰徑不言
武之受獒故
召公訓中不露
一獒今人說出
許多獒字殊失
古人枉于未形
一吻

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如以肅慎楛矢。分陳之類。使知王能以德致四夷之物。況諸夏乎。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如以夏后氏之璜。分魯之類。以布親親之意。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同是物也。有德則貴。無德則賤。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君使臣以禮。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小人學道。則易使。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不以聲色爲役。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玩人。則人不我敬。故喪德。玩物。則志以物移。故喪志。志喪。則中亂。故志以道寧。德喪。則人離。故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民爭爲異物。以中上好。則農工病矣。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夷狄性貪。故喜廉而畏貪。古之循吏。能以廉服夷狄者多矣。而貪吏亦足以致寇。況于王乎。周穆王得狼鹿。爾而荒服。因以不至。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

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大德。細行之積也。九仞。一簣之積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芮在馮翊。臨晉縣。一篇亡。

周書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之書。緣周公而作。非周公作也。周公作金

則新曰召公專
以盛滿爲戒故
言大德九仞

滕策書爾。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猶言不懌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太公召公也。穆。敬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二公欲卜於廟。周公曰。王疾無害。未可以憂我先王。周公欲自以身禱。故以此言拒二公。

公乃自以爲功。

功事也。

爲三壇同墠。

築土曰壇。除地曰墠。

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

王季文王。

植。置也。秉。執圭。

史乃冊祝。

史。太史也。冊。祝冊也。告神祝辭。書之冊以告。

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

則新曰以旦代
亦之身不為兄
為天下也即其
誅管蔡亦與代
王同一心事
蓋有益于天下
可以代其死有
害于天下可以
殺之死聖人何
心哉

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某發也。不壯大也。言爾三王天必欲取其一壯
大子孫者則旦亦丕子也。可以代之。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
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
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我仁孝能順父祖且多材多藝于事鬼神為宜
乃元孫材藝不若旦而有人君德度留以王天
下為宜死生有可相代之理世多疑之予觀近
世匹夫匹婦為其父母發一至誠之心以動天
地鬼神者多矣況周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獨弟
為兄臣為君也乃為天下為先王禱也上帝聽
而從之無足疑者世之所以疑者以已之多偽
而疑聖人之不情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為珪歸俟
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
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

詩曰詩曰爾
爾筮體無咎

東坡書傳

卷十一

五

言正此體字然
曰予小子新受
命于三王惟永
終是苗然何等
故幸之至曰茲
侯能念予一
之然何等冀望
之至

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龜之兆吉凶也。詳矣。故許不許。皆聽命于龜。已而視龜之體。知王之罔害已。亦莫之代也。故曰予受命于三王。王之壽考長。終可圖也。

茲侯能念予一人。

一人者。指武王也。武王臨天下未久。人之念其德者尚淺。周公憂其崩而或叛之。故欲以身代。既見三龜之吉。知王之未崩。天假之年。以紹其德。故曰此可以待天下之能念王也。

則新曰此謂上
下不致喧騰人
心不至搖動也
聖人之權智如
此最當着眼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

滕。緘也。以金緘之。欲人之不發也。

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管叔。鮮。武王弟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之流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專國政。故羣叔疑而流言也。

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成王也。

元口註言商
人兄死弟立者
多故疑周公又
言管叔見成
王觀觀恐未然

周公心事天下
信之豈有親如
管叔而疑之否
謂三叔不服六
世文王三分有
二以服事殷之
意謂周公處商
未若文王之盡
善恐頑民未服
大難將作必將
貽害于幼主故
流言曰公將不
利于孺子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誅也。管叔之當誅者。挾殷以叛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二年而後克明。管蔡亦得衆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幽詩。鴟鴞。惡鳥也。破巢取卵。以取管蔡之害王

室及成王也。

王亦未敢誚公。

未敢誚。明其心之疑也。

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
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皮弁也。意當時占國休咎之書。皆藏金縢。故周

公納冊于此。而成王遇災而懼。亦啓此書也。

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

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

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

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

自新。且使人逆公。公時尚在東也。

則新曰假使四
年之前周公不
請武王不陳二
非流言更當何
如耶始見周公
請為王業也
亦為況也其諫
管蔡也亦為王
示也非為兄也

東坡書傳

卷十一

七

曰卜疾則瘳
迎公則雨天人
感應如聲取響

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郊。告謝罪也。

天乃雨。反風。

雨降風回。天意得而災乃解。

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

歲則大熟。

大木既拔。築之而復生。此豈人力之所及哉。予

以是知天人之不相遠。凡災異可以推知其所

自。五行傳未易盡廢也。

周書

大誥第九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

誥。

三監。管蔡武庚淮夷徐奄之屬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猷。謀也。越。及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天弗弔恤我。降喪于我邦家。不少延。武王之命

子淵曰金滕言
管叔而不及武
庚止流言而未
協武庚以叛也
此言武庚則始
叛而將討矣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
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服事也造至也大哉我幼冲人繼此大歷事也
我尚不能至於知人迪吉以安民者況能至于
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矣今予但求所濟而已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賁飾也我之所敷者以飾敷前人受命而不忘

其功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

天降威三監叛也天欲絕殷故使之叛也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見其克殷寧天下也下

文曰乃寧考知其爲武王舊說以爲文王非也

曰前寧人者亦謂武王之舊臣也天降威于殷

予不敢隱閉用武王所遺寶龜卜之所以繼天

明而待命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此龜所以告者也。

越。茲。蠢。

蠢動也。及此三監果動。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厚也。殷少富厚。乃敢紀其既亡之敘。蓋天降威亦其心。知我國有三叔之疵。而民不安。故欲作難以鄙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功獻賢也。救撫也。四國蠢動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我。求往征四國。撫循寧王之武事。以圖功也。周公之東征。邦君卿士。皆疑天下騷動。而此十夫者至。故周公喜之。表其人。以令天下。漢高祖討陳豨。至趙。得四人。皆封之千戶。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一人至者。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之意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

曰予小子成
自謂考翼指
武王也謂封武
庚任三叔事由
武王也豈有人
臣於君前自稱
曰小子稱武王
曰考翼耶

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播
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
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
害不違卜。

休美也。尹正也。官之表正也。翼敬也。害曷也。詩
曰。害澣害否。我事既美矣。而我卜又吉。故告爾
以東征。殷之叛臣。今汝反曰難哉。此大事也。民
之不靜。亦惟在王與邦君之家及王之身。考德
敬事。修己以正之。不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用

人言乎。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
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
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恚于恤。不可不
成。乃寧考圖功。

叩我也。恚畏也。我聞汝衆言。亦永思其難。曰是
行也。信動鰥寡。哀哉。然予爲天子。作天之役。天
實以大艱遺我。故勉而從天。非我自憂也。爾衆
人。義當以言安我。曰無畏。此所憂之事。惟當一

心以成汝寧考所圖之功。今乃不然。故深責之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彌我不丕基。

已矣。予惟不敢替上帝命。帝美寧王之德而興周王。惟用卜以安受帝命。至于今天。其猶助我民。況我亦用卜哉。天所以動四國。明威命者。非以困我。欲輔成我大業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王又特命久老之人。逮事武王者。曰。爾當大省久遠。爾知武王之勤勞。若此也哉。

天闕。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闕。閉也。天所以閉塞艱礙我國者。使我知畏而成功於此。我其敢不盡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哉。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王告此舊人。我已大化。誘我友邦君。無不從我。

或曰寧王寧人
或並指前王通
篇前後寧王寧
人只一篆無分
君臣

矣。

天棊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
終。

天既助我至誠之辭。其必考之於民以驗其實。
我其可不與寧王之舊臣圖功之所終乎。

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
攸受休畢。

天所以勤勞憂畏我民者。使我日夜思念如人
有疾之不忘醫也。予其可不與前寧人同受休

終哉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
而日思之也。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王以築室喻也。父已準望高下。程度廣狹。以致
法矣。子乃不肯為基。矧肯構屋乎。

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王又以農喻也。蓄耕也。播種也。穫斂也。

又曰日字應上
昔字思字至連
下讀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父雖敬其事。而子不繼其父。其肯曰。我有後。不棄我基乎。

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

我其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循寧王之大命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養。廝養也。父兄而與朋友伐其子。其家之民。養當助父兄歟。抑助其子歟。其將相勸助其父兄。

弗救其子也。今王與諸侯征伐四國。如父兄與

朋友伐其子。爾衆人孰當助乎。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肆。過也。過矣哉。爾衆人也。不助父而助子。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邦之明。乃能用哲。今十人歸我。而不助彼。則帝

命可知矣。

越天棗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

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及天之方輔誠。以助我。爾時我猶不敢不畏法。

東坡書傳 卷十一

又曰肆哉宜連下讀語詞是過父

又曰十人還當指良猷十夫非亂臣十人也若亂臣則九人而已焉有十人以十人為亂臣故解語志不明快

又曰曷何不也
何敢不盡用
敢不惟卜是從

度矧今天降戾使我大艱難之民與強大之鄰相伐于厥室鄰室相攻可謂急矣汝猶不知天命不易欲安而不問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使我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其敢不盡力乎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方是時武王之舊臣皆欲從王征伐故王曰天若欲休息此前寧人者予何敢盡用卜敢不從衆而止乎今寧人指我以疆域所至不可坐受侵畧況今卜并吉是天欲征而不欲休也我其必往蓋卜之久矣陳久也盤庚大誥皆違衆自用者所以藉口也使盤庚不遷都周公不攝政天下豈有異議乎平居無事變亂先王之政而民不悅則以盤庚周公自比此王之所以作大誥也

周書

東坡書傳

卷十一

十五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用庶人之賢者不如用世家之賢者民服也

統承先王脩其禮物

用其正朔禮樂使不失舊物也

作賓于王家

二王後客禮

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齊肅也史記生而狗齊

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

予嘉乃德曰若厚而已帝且歆之民且歸之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

服章命令也。

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成湯也。

律乃有民。

律法也。

永綏厥位。毘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又曰弘乃烈祖。又曰萬邦作

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不能及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成王弟。唐叔虞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二篇亡。

